

黑或白，現在的世界沒有灰。正義在每個人口中成為不同的說詞，兩極化的世界，沒有人認為自己是邪惡的，大家各執一詞，「我」必定是正義的一方，誰阻礙「我」的，都是邪惡。用力揮臂，高舉正義旗幟，然後殺盡所有人，盲目的正義是麻木的邪惡。

邪惡有很多種。有人為世所迫，有人為求利益，但這些人都不足為懼。最可怕的類型，是那些自以為是正義的邪惡，前兩者自知邪惡，但後者不自知之餘，更用生命來捍衛「正義」。

內地有一群「正義凜然」的年輕愛國網民，被稱之為「小粉紅」，他們不只以愛國為信條，甚至帶有強烈民族主義，著名事件包括「出征」Facebook（即翻牆到蔡英文、一些台灣媒體的Facebook發表洗板式評論，放不相關的相片攻佔Facebook，以反擊台獨意見），他們偏激、無知、不理性，任何人發表不合耳的言論和作出不合眼的行為，都會遭到小粉紅號召人馬攻擊，但他們咄咄逼人的行動卻每每成功，例如圍剿戴立忍、趙薇等藝人、指責藝人用iPhone而不用國貨，最後都令這些藝人吞聲忍氣地接受，甚至屈服道歉。

這些盲目令人想起猶太裔政治哲學家漢娜·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所說的「平庸的邪惡」。納粹戰犯艾希曼將無數猶太人送往死亡，他認為自己沒有犯錯，他只是盡忠職守地執行命令，這即是正義。漢娜·鄂蘭認為他的服從為納粹所利用，他的問題在於缺乏思考能力，脫離現實，而這些缺乏思考能力的普通人把社會推向罪惡。

小粉紅的狀況雖然不盡相同，但是亦可以此借鑑。小粉紅正正由一般人組成，他們視愛國為正義，沒有思考能力，失去判斷善惡的能力，即使有些人不是強烈的愛國分子，也會為表現愛國情操而轉發帖子，加入戰團。南韓同意讓美國在本土部署「薩德」（戰區高空防禦飛彈），使中國不滿，傳出中國下達「限韓令」（限制韓星在中國的演藝活動），廣電總局實施限韓，而外交部則表示未有聽聞，指兩國人文交流需要民意基礎，許多小粉紅還未知道事情來龍去脈，但聽明白國家的意思，便拍手叫好，連狂熱韓飯（韓星支持者）也拋棄偶像，說自己是自發限韓。政府沒有明確表態，已經可以將民眾玩弄於股掌之中，實在不難想像，如果政府惡意操縱，社會將會出現巨大的邪惡力量。

你所以為的

文：站在道德高地的正義魔人
排：oi

正義



儘管港人對小粉紅反感，甚至曾經與他們「開戰」，但大部分人對內地人都不求甚解，連「小粉紅」的稱號都未曾聽聞。非黑即白，人們拒絕接觸，或者應該說是不屑了解，雙方都有高人一等的天朝心態，一旦接觸，就已經是在戰場上為自己所以為的正義而戰，結果大家都是自說自話。封閉自己，只聽合聽的話，不允許一絲批評，這並非只出現在小粉紅身上，而是世界的趨勢。因為不容許灰，每個人都必須站邊，分界明確，沒有人可以抽身出來。不走出來，你可以肯定自己不在邪惡的一方嗎？

一早就把對方視為敵人，恐怕永遠都不能了解對方。知識分子批評小粉紅無知幼稚，小粉紅認為知識分子不了解他們。的確，知識分子一味以知識說教，將眾多小粉紅平面化，忽略當中的複雜，小粉紅裏亦有不同政見的，亦有學識淵博的，許多人因為不願了解而局限了自己，小粉紅困於無知，他們懂得翻牆，但都只停留在YouTube，知識分子困於學識，只懂用理論將人分類。很少人問，小粉紅何以出現？誰一手推動？最近世界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入境禁令而憤怒，特朗普此舉早已有跡可尋，但反特朗普的同時，不要忘記他的權力來自國民，特朗普正實踐如選舉時的一貫作風，這正正是那群人推選他為領袖所期望的。那群人被敵對者視為無知識的低下階層和邊緣人，因為他們的失落不被了解，最後他們用選舉反擊精英分子。即使我們心中各有正義，要為正義而戰，亦應知己知彼。

世界需要灰，連接黑和白的灰。靠邊之前，站在中間。不走出來，你可以肯定自己不在邪惡的一方嗎？

資料參考：

端傳媒《限韓令下的中國粉絲：國家與歐巴，你愛國還是他？》

<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70105-mainland-banonkoreanidols/>

端傳媒《權力漩渦中，小粉紅的過火與荒誕》

<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60725-opinion-sansan-little-pink/>